

宋史紀事本末

宋文正公集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於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

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

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畱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

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  
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  
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  
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  
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  
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  
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  
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  
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  
而秦王以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

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  
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  
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  
帝依違不決琦旣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  
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  
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  
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  
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  
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

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

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  
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  
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  
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  
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  
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  
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

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  
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  
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  
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  
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  
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  
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  
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

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  
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  
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  
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  
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  
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  
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  
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  
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於福  
寧殿之西閣 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

遺制皇子卽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  
悉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  
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畱之 夏四月

壬申朔皇子卽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  
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病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  
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

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  
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  
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  
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為皇后后侍中  
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於宮中與帝同  
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  
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  
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  
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  
外恟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

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  
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  
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  
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  
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  
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  
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  
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  
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  
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四  
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冬十月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



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夏五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卽命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

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

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

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

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卽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爲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眾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毫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

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  
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以文彥博爲樞密  
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  
然對曰陛下人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  
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  
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卽  
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張溥曰昌陵友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  
宮不育阜陵大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  
不可信者也崇陵少號英武非次得立旣受內

禪制於妬后子道不修其人病惑固不足道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卽養大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帝遠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篤也光獻初立爲后卽母養帝配以女甥三十餘年慈孝甚備一朝卽尊疑間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也伺醉飽察顏色假語言之微構宮寢之隙慈親孝子一人其說鄭莊武姜誓死不見漢武帝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覘昭陵無子欲援昏弱計不得行卽謀間兩宮陳源得罪

壽皇崇陵特幸以爲內押班卽與楊舜卿林億年比而讒間小人輒張身處禁密上危君父何所不及但厚陵爲復之初九其復不遠崇陵爲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而弗答也昭陵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幾年而後決厚陵不豫議立潁王張方平草制帝泣然泣下手握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明聖不免動心若體非血胤母老深宮因緣疾疢箕斗簸揚爲間尤易當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大臣曷定哉章獻撤簾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  
孫垂裳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后修德無改昭  
慈孟后患難文明婦姑四世爲周姪姒亦從來  
后妃之絕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 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

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久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三千民情

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竊意識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旣費衣糧私家又須

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眾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

歷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卽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

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强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

張溥曰宋初民兵在河北河東曰弓箭社神銳忠勇強壯忠順在陝西曰保毅砦戶強人弓箭

手義勇在麟州曰義兵在川峽曰土丁壯丁在  
廣南東西曰槍手土丁在荆湖南北曰土丁弩  
手在邕州曰溪洞壯丁皆選自戶籍或土民應  
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者也英宗治平中  
韓琦當國議僉陝西義勇涅手背要卽土兵而  
精之非有勅制變法也司馬光何五六疏上面  
折力諍哉曰憂戍邊耳仁宗之世西師屢衄正  
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  
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師罷而後揀放一民  
兵也始而鄉旣而戍終而汰戍則民而皆兵汰

則兵復爲民擾百姓而隳軍政害之最近者也  
琦嘗言以民養兵其害淺調兵於民其害深誦  
杜甫石壕之詩傷漢唐立法之敝戍邊勞苦久  
心惻焉光之所憂豈不先念決意議刺者謂勅  
榜約束永無戍役耳不知鄉兵見成役之者易  
詔令不信守之者難大臣變更臨期調發卽天  
子莫能自必也琦憂養兵之費而思府兵之利  
則議刺義勇光見保捷之擾而憂刺民之害則  
止刺義勇蓋琦但見其已然知土兵賢於召募  
光則見其將然知刺民必至戍邊也然則行琦



之法用光之言三路義勇專衛鄉里以爲戰守  
與唐之昭義步兵頡頏中原雄視敵國不亦可  
乎乃王安石出變義勇爲保甲分番戍守諸路  
驛騷軍民兩廢益信光慮曲突非過計也義勇  
之議司馬光與琦異雇役之議蘇軾與光異濮  
王典禮則呂誨包拯等交詆歐陽修與琦無已  
也君子不黨非其章章者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 臨朐 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



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

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  
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  
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  
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  
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  
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  
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  
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

當畱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  
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  
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  
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  
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  
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畱誨等不報  
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頤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



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歐陽修爲後或問

上篇曰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  
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  
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  
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  
爲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  
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  
所後父爲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  
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

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余所爲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免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

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能爲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眾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眾

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己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眞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眞子者以謂遂

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

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

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眾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眾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爲眾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

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眾人者不然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眾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爲也况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



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與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眾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

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爲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

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  
服之而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  
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  
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  
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  
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  
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  
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  
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  
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位號立廟奉祀者皆見

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  
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  
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於己親號位不  
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  
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  
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  
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  
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  
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  
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己

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

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其推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人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

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  
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  
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  
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  
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  
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  
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  
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  
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己者皆知不  
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

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



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  
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  
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諡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  
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  
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  
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  
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  
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  
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

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

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祠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

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旣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

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  
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  
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  
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  
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  
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  
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  
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  
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宗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  
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推焉

張溥曰濮安懿王追崇禮議司馬光持重本宗

正論不易大儒歐陽修獨有疑者以王珪等沒  
本生而稱皇伯也漢哀帝以定陶共王之子入  
繼成帝董宏佞人諂附傅太后求上尊稱冷裛  
段猶等和之師丹抗名正統爲朱博劾罷光處  
英宗朝議濮王宜準先朝封期尊屬酬以高官  
大國卽丹意也然修等據禮所生所後皆稱父  
母皇伯之號經無明文雅善折衷而同聲譁笑  
兼罪韓琦豈元德重臣好媚人主如博等云爾  
乎國家之事一變而議論再變而意氣三變而  
死生禍福生焉卽濮議所爭可奉行者稱親可

辭免者稱皇稱后琦言當甚可以無訟然本光  
之議儒者世守以死爭之本修之議奸人借資  
激昂廟廊立取富貴者比比而有何則新王嗣  
位追念本親修之議所樂聞也光之議所不樂  
聞也天子以樂聞者為忠孝必以不樂聞者為  
沽激緣當日之議止排皇伯之非不意降而後  
世世統大義亦寢失也君子立言又烏容不慎

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高安 陳邦瞻 增 訂

明 臨 朐 馮 琦 原 編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  
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  
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  
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  
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

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  
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  
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  
於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  
江西刑獄與周惇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  
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  
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爲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  
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  
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

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  
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  
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  
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  
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旣不  
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  
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  
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  
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  
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二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

之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 九月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覲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  
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  
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  
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  
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  
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  
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

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一日  
講席羣臣退帝畱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議論者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  
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  
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  
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  
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傳說  
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  
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

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  
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  
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  
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  
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  
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  
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  
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



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  
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春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  
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  
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  
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  
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  
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  
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  
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

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麤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

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  
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  
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  
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  
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  
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  
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  
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

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

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夏四月丁巳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  
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  
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  
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  
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  
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  
歷十四年應當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  
庸旣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  
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

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旣



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

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掎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顥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

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  
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  
事功急就必爲檢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  
中外之望畱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  
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  
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  
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  
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  
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  
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

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

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顛

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  
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  
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  
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  
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  
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中外  
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  
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爲河  
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  
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

羸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

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  
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  
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  
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  
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旣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  
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  
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  
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  
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  
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  
則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  
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  
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畱本道  
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  
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  
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  
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

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  
曉事而復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  
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爲  
奸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帝曰惠卿進對  
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  
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  
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  
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  
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白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

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  
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  
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  
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  
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  
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  
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  
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

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畱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

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  
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  
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  
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  
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  
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  
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  
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  
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

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  
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  
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  
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  
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  
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  
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  
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  
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

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庭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旣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



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  
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  
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  
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  
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  
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  
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旣置往往迎合王安  
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  
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  
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

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培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人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

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

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畱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合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

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  
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  
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  
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  
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  
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爲  
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  
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  
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  
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

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  
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  
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  
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  
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  
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  
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  
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

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旣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卽從之三月貶知審官

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卽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  
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  
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  
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  
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  
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  
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  
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  
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  
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



取具於泉府則豕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程顥上疏曰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眾心睽乖則有言

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  
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  
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  
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  
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  
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  
情大鬱眾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  
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  
孰若沛大恩而新眾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  
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

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簡會臣所上言早  
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  
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  
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  
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  
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  
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  
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  
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  
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

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

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  
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  
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  
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  
大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  
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於王安石  
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  
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  
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  
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

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顯詣中書議王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



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  
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  
官體不奉詔顯言旣不行懇求外補而戡常亦各乞  
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戡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  
石素善顯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  
提點刑獄顯辭乃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  
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  
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  
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  
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

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問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

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  
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  
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  
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  
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旣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  
說遂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  
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  
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  
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  
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

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  
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  
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  
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  
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  
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  
己於是聽其罷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  
呂陶對曰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  
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  
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

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  
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  
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  
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啟帝御  
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  
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  
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  
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罷司  
馬光知永興軍 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  
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復極

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

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鷲恣肆而無所  
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  
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  
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  
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  
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  
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  
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  
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  
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

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  
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  
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  
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  
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  
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  
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  
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  
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  
最厚財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



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

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  
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  
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  
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  
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  
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  
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  
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

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  
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  
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旣試用其法  
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  
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  
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旣聚眾  
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  
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  
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  
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

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  
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  
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  
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  
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  
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者差得自寬貧  
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

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  
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畱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畱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畱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

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  
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  
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  
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  
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  
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  
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  
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  
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

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年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

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  
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  
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  
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  
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  
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  
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  
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  
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務專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  
官守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  
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  
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  
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  
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  
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  
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  
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温論  
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  
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爲侍  
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  
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翫治當事更  
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  
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  
其佞諛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  
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  
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

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縮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縮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縮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眾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蹠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

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疾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

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 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

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

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人見帝面賜褻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



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摭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

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

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匄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

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促  
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爲  
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  
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爲豪傑  
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  
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  
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  
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  
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九月鬻諸  
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

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  
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爲賈區其中冬十月以鮮  
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  
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  
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  
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頌以爲  
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  
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  
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  
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  
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  
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  
安石遣使詰之侂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  
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  
民以爲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卽上言新法臣所  
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病許之遂請老復授司  
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

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  
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  
嘆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  
易司皆隸焉 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  
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  
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  
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  
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  
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  
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  
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  
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  
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遍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  
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  
妄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  
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  
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  
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



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  
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  
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  
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  
就職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  
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  
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  
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  
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

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眾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

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  
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  
府 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  
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  
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  
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  
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  
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  
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卽位以

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  
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  
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  
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  
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  
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  
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  
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  
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  
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披鎖械而

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  
言時政之失詣閣門不納遂假稱祕急發馬遞上之其  
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並無  
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  
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  
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  
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  
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  
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  
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

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

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畱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  
畱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  
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  
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  
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  
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五  
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  
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  
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  
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

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  
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  
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  
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  
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  
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  
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  
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  
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  
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

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  
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  
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  
饒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  
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  
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  
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  
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  
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簡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吳  
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旣厚  
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昧取  
如故往往陷大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  
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  
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  
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  
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  
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  
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  
司以絳提舉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奸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

操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



變故於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  
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  
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  
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  
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  
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  
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  
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  
改祕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  
佞人曰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

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  
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  
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  
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  
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  
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  
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  
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  
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  
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

勝姦故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旣而安石承召命  
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  
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  
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  
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  
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効者言士寧嘗預此  
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  
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眾惠卿始興此獄引士寧  
意欲有所誣讎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冬十  
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

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

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  
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  
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  
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  
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  
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  
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  
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  
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

先身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  
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  
安得不犯徒使噐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  
而已詔罷手實法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旣出守陳而張若濟之  
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  
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  
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  
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  
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  
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

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  
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  
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  
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  
知虢州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  
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  
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旣退  
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  
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  
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

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  
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  
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  
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  
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  
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  
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  
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以馮京知樞  
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  
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



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張溥曰王安石之名起於歐陽修文彥博盛於  
韓維呂公著一時名賢如周惇頤司馬光范鎮  
皆與友善而韓琦富弼又交引爲侍從意其人  
亦仲尼之徒耶驟秉國均中外老成芟除殆盡  
向所師事者曰爲共繇大言無忌非病狂易何  
失心若是彼讀書深山敝衣垢面懷文不獻累  
召不起博學堅行譚堯舜薄公卿神宗想慕青  
邸恐不得當一朝御極委以社稷君臣魚水寧  
特渭濱傅巖哉乃銳精變法農田水利青苗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天下皆言其不便而安石獨是之攻之者多助之者少得一附和知己恨晚呂惠卿投急引重佐以曾布鄧綰李定等謬相傅會而韓絳以夙昔厚善陰主其間法雖必行天下已亂且安禮安國其親弟也非兄所爲終不覺悟當日憤憤惟在務伸己說苟一逆我賢者皆不肖天性之親皆仇讐也四顧六合獨有惠卿天子宵旰圖治遊思唐虞輒以堅臥要之同歸敗轍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安石已矣其如

帝何彼初知鄞起隄堰決陂塘貨穀與民出息以償邑人稱便遂執此以往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鬪鶉少年登州婦人二獄朝議法允安石偏抗詖論他日復諫大率類此性實異人猥遭殊眷古來以臣負君未有如安石者也當其名震京師蘇洵獨著辨姦論譏以王衍盧杞在金陵時鮮于侁言用必爲亂嘉祐間上萬言書帝覽而置之安石不易知能知之者仁宗與洵侁耳曾公亮嫉韓琦薦安石以爲間熙寧三年帝以琦言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諭罷青苗趙抃請俟安石之出遂敗乃事二人  
固賢猶有此失欲君子勝小人不綦難乎然安  
石雖強直爲名高其行新法也每結中使惑主  
聽爲術已下不屑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